**中西文化差异与家庭观**

2013年9月21日，新天地文化中心的文化沙龙活动中，以中西文化差异在家庭观和孝道上的矛盾冲突为出发点展开讨论，引出了诸多话题和听众的强烈反应，成为文化沙龙开办以来最为深入成功的一次集体性探讨。

活动分为两个部分，前面的讨论部分由CRYSTAL 黄女士主持，后面的分析总结部分由宋国忠先生主持。开场引言，宋国忠先生讲到：西方很少探讨孝道，但中国传统中的孝道似乎是一种神圣的宗教，这次活动中的探讨，不仅是交流父母抚养问题，而是阐述孝道在不同的生命时空，会有怎样的形态。当然在华人社区，父母抚养和相处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希望我们从不同的精神传承中，去找到自己的答案。

**热烈讨论**

所有到场的听众按老中青三代人分成三组，在主持人CRYSTAL的要求下，开始就自己这一代在家庭关系中感到纠结的问题展开议论，并将在讨论结束提出各提出三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大家分组热议，主持人规定的10分钟已经过去，各组仍然有说不完的话题。在主持人要求下，老年组首先发言，夏锡钧老先生说道：我们最头疼的问题是和下一代以及隔代没有沟通，即使有沟通也很肤浅。老人大多无话权，不被重视，受冷落。中年组的谷亚川谈到：对小孩虽说要鼓励，但有时鼓励不如严厉有效，对孩子讲道理有时就是说什么都不听。青少年组的夏夏则谈到：妈妈不放心我做很多别的孩子能做的事，质疑我的能力。秀秀谈到：妈妈关心我过度了，她的担心太多。

各代人在互相听到了彼此的心声之后，情绪都开始波动，尤其是老年组的冯老，他用自己亲眼目睹的诸多老人受到冷暴力侵害的实例向大家讲述家庭中沟通问题所导致的残酷现实，很多老人因精神受到压抑不愿回子女的家，可是又无家可归，唯有在公交车站等候亭内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只盼天黑回家可以直接睡觉，不用和子女见面。还有老人拿着儿子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书伤心欲绝，不知今后能在何处栖身。更有老人在帮助子女把孙子带大后就被撵回中国，似乎再没有存在价值。面对种种严酷的事实，主持人宋国忠含泪起身讲到，自己也曾目睹诸多不应该发生的虐老问题，我们这一代中年人应该向长者道歉！仁爱道德的缺失，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已经是非常明显，可是大部分人却毫无意识，这与中国几十年经济导向，道德低靡的大环境不无关联。

在大家情绪稳定之后，宋国忠先生接着分析了中西方社会，各种宗教以及中国道家对孝道的观点。

**中西孝道的不同**

英文中也有孝道一词，Filial Piety ，但是在英文的语境下，人们极少探讨孝道。这也说明在英文的国度里，孝道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主题。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西方人不抚养父母，从中世纪的西方文字记载中，我们知道，那个年代的西方人也是抚养父母，但是父母与孩子是一种合约关系。父母将财产过继给孩子，以换取孩子对父母的抚养，而不是中国那样道德层面的，无条件的抚养关系。如果孩子不抚养，父母可以找到其他的人来抚养，然后将财产过继给抚养者。这种家庭关系的形成，可能与人口的流动有关系，与政治形态也有关系。虽然西方家庭缺少孝与敬，但并不代表缺少爱。这种特征导致西方家庭是一种民主关系，而不是中国式的专制上下关系。他们虽然缺少孝敬意识，但他们的抚养需要是由合约和社会机构来完成的。

中国的孝道理念要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它既包含了抚养老人，同时还是近乎宗教般的，教化民众的工具。通过孝而发现仁心，勤劳和忍耐。通过敬而体验内在的严肃，警觉和谨慎，来体验内向本体。通过孝道中的尊重老人，来体验人际关系的和谐和庄重。通过孝道中的继父母之志，来激发自己的生命志向。所以中国的孝道并不限于抚养，它起到了类似西方宗教的作用，是一立人，成人的重要手段。所以中国孝道观的丧失，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宗教体系一直没有被成熟的建立起来，华人是凭借孝道体系来育人的，所以如果失去了孝道，那么会给国人的人性带来巨大的灾难，同时也会带来老人抚养的问题。

儒家是讲伦理和孝道的，其核心是仁，然后将仁心扩展到父母和天下。后来这种孝道理念又被政治利用，造成家庭，国家，儒教合一的政治意识模式。虽然孝道观具有很多优点，但同时由于其政，教，家合一的模式，为现代和未来的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要想在全体的华人精神和潜意识里，建立一个新的抚养，政治和家庭关系，将是极其艰难的。当然，当代国人不再坚守孝道，所以它不仅带来了老人抚养问题，也带来了人性问题，政治问题，和精神问题。

**精神宗教领域里的孝道**

从宗教和精神角度来看，从形而下的角度是解决不了孝道问题的。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人际关系技巧来缓冲家庭关系问题，但人际技巧也会压制人内心的声音，从而看不见真实的生命状态。即使传统的孝道解决了父母抚养问题，但它也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彻底的生命追求上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就犹如无法从算术的角度来解决所有的应用题，只有走入代数的领域，才能回过头来，去解决那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所以宗教总是扩展人心，延伸孝道观念，然后再回来解决孝道问题。

佛教不仅讲孝敬父母，它还将孝道扩展为孝敬众生，觉醒的人将众生看成是自己的父母，这是一次跳跃性的孝道意识。佛教不仅停留在这种横向的意识跳跃，它还将孝道提升到报佛恩，报国土恩，这是一种纵向的孝道意识提升。通过这种方式，佛教将人的生命意识推向多维的空间。这种壮大，扩展和延伸的生命，会更好的用来解决家庭的孝道。如果一个人只能提起50斤的重物，通过不断的训练后，他能够提起200斤的重物。这个时候，如果再回过头来面对50斤，他不会觉得这是个严重的挑战。其实这也是所有宗教和精神探索所解决问题的方式。

圣经虽然不像儒教佛教那样，大量的宣传孝道，但是圣经中也有一些关于孝敬父母的句子，但它用的词汇是 honor your parents。这种honor不象中国孝道理念那样的丰富。西方的抚养问题是由合约来解决的，西方的内在严肃和诚敬是由宗教来完成的，所以它不需要用孝道来整合所有这些生命体验。但是西方并不缺少爱，他是通过培养心中的神性和心灵的纯净，来体验生命的诚敬和尊严，从而尊重人性和人格的独立，这种方式与中国传统孝道不同。

**道文化里的孝道**

从道文化角度看，孝道问题的本质不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问题，而是独立个体的生命问题，这就是庄子所提出的我和吾的问题。我和吾都是对生命的表达，即自己（Self）。我的象形文字代表一种武器，所以古人用外在的威猛来代表自己，这说明人类已经在远古，开始了外在异化的过程。而吾的象形含义是，生命本体是从 天地而来，这是一种上接天道，下通地气的 生命。即使从当前的吾字来看，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然后三通过五行的运转而创造这个世界和生命，所以吾从五而来。

我有一种外在的力量，但是这种外在的武器也可以伤人，所以智者应该警惕我，这个可以伤人的我，即ego。要想解决孝道问题，要从内在的生命开始，这就是吾。所以庄子提出“吾丧我”的概念，并且在天运篇中提及孝，他说“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道家认为孝敬是容易的，因为在古代，人们被束缚于农耕和土地之上，父母有掌控土地和财产的权利，孩子只能以孝敬的方式来获得财产。另外，通过长期的伦理教育，孝敬已经成为人的潜意识，否定孝，就是否定生命。在进一步，不仅民间崇尚孝，政治结构也采纳这样的伦理方式，所以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直生活在孝道的文化氛围内，人们不知道孝道之外的伦理会是怎样的，所以庄子说以敬孝易。从道家看来，孝敬是孝道的起点，孝敬之后，人类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从这种伦理熏陶之下的孝敬跳跃到爱，一种从主体独立生命的角度，去爱，一种无条件的爱。这种无条件的爱（unconditional love）是一切正宗宗教和精神传承的目标之一，所以庄子说以爱孝难。紧接着，道家从爱出发，开始了生命成长的旅程，忘亲，使亲忘我，忘天下，天下皆忘我。这是一种不断去除各种Attachment（各种外在依赖和幻象）的过程，从而走向纯粹的爱，智慧，创造和真神（the Holy Oneness），这也是一种整体人类进化的过程。

**关于孝道的总结性建议**

在当前社会和文化环境状态下，对于华人社区，宋国忠先生倡导一种新型的孝道观。那就是保留用孝道的仪式来修炼人性，即通过孝而培养勤劳，忍耐，然后通过敬而培养尊重，诚，慎，和内在生命体验，然后在孩子小的时候，通过传递思想和志向去激励孩子的梦想。这是系统的，完整一体的人格修炼模式。由于中国的生育政策，一个家庭已经无法抚养4个老人，所以抚养必须由政府和社会机构来承担，这种转变将是一痛苦和长期的过程。对于目前的中年人来说，这正是一个痛苦的转型期，社会不承担抚养问题，孝道文化也逐渐消失，人性更加的外在异化，对于移民来说，我们又处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对于这种情况，他建议中年人应该承担起孝敬责任，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深层的思想和生命问题。

为了更好的理解家庭关系，要学习心理学。家庭关系具有一种特殊的动态机构，心理学已经对家庭结构和人的心理进行过系统的探索，如果阅读过这方面的著作，你会突然明白为什么很多家庭都重复着同一个故事。最后，要想彻底的解决孝道，只有精神一种道路，此时孝道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伴随着爱，天赐的快乐，智慧和力量，我们重新来面对父母，孩子，和这个世界。

**结语**

宋国忠先生在演示文件的最后打开了一幅美丽的花朵图片，在大家欣赏的时刻，他讲到：孝只是个起点，从孝出发，我们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孝敬父母，而是通过孝，来完善自我，提高自己的修为，实现的是自我的完成。就像这朵美丽的花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真爱，一份良知，一颗柔软纯洁的心，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到它，然后从那里出发，去爱人，去尽孝，去和所有周围的人相处。当我们改变了出发的角度，将孝融合入生命本身的成长需要，我们的体验就将会完全地改变了。

宋国忠先生精准到位贴心的建议获得了大家一致热烈的掌声，小小的空间一时间充满了真心的感动。

**来宾发言**

老年组来宾的孙柯靖先生意犹未尽，又主动起身采访起几位中年人，询问他们对长辈的希望是什么。CRYSTAL讲到：希望长辈能过得快乐，不要不情愿地做饭，做家务，如果不愿就不做。谷亚川谈到：长辈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这代人是有孝心的，因为看到长辈受过的苦，看到过长辈的无私奉献，可是长辈奉献了全部，连自我都奉献出去了，没有自我，没有爱好，真心希望长辈能找回自我。孙老感慨地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只要做好前两个事，修身和齐家。的确应该像宋先生说的那样从自我做起，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不要因自己的不注意而损害家庭关系。

整场讨论会在一种宽容和谐的气氛中结束，大家都找到了一种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家庭关系，从我做起，从行孝开始，自我的完善和完成是每个人不可回避的，必然要经历的一辈子的作业。

文化中心代表所有听众感谢宋国忠先生的精彩讲解以及特约主持人CRYSTAL的热情奉献，更多文化中心活动及相应报道请见中心网站：[www.xtdcc.ca](http://www.xtdcc.ca). 文化中心地址为：Unit 215, 3085 Hurontario Street, Mississauga,ON。电话：416-874-6998

新天地文化中心秘书长 宋艳供稿 （孝道比较部分摘录于宋国忠先生讲稿）